

關麟徵的傳奇(三)

費雲文

車輪戰法固守瑞昌

徐州會戰結束，關麟徵升任卅二軍團長，奉命率五十二軍到武漢附近集中待命。

日軍發動進攻武漢的戰役，江南方面，於民國廿七年八月下旬，以其第九師團吉住良輔部，在九江登陸，攻擊瑞昌岷山，企圖經陽新西向截斷武漢通往湖南的粵漢鐵路，我軍擔任瑞昌、陽新一帶防務的是張發奎兵團。

當關麟徵剛到武漢之時，即奉召晉見蔣委員長，詢問他可否立即趕赴瑞昌、陽新，支援難以支持的張發奎兵團。

他一本効忠黨國，為蔣公介石分憂的素志，回答說：「本軍數月來雖然傷亡重大，但幹部精良，只須補充新兵，即可開赴前線。」

蔣委員長嘉許他的壯志，立即下令將王錫均所訓練的五個步兵團新兵，全部撥交給給他，前往作戰。他於是先率領軍團部人員趕赴前線瞭解戰況，預作應戰方針，命令五十二軍軍長張耀明率部繼往陽新。

關麟徵見到張發奎，知道前線部隊傷亡很大

，李仙洲一軍尚在苦撐，也一再告急。他奉命接替李仙洲的防務，綜合各方面的情報資料，和他過去與日軍作戰的經驗，發現日軍指揮官的一種刻板式的作戰方式：「先用飛機炸，再開大砲轟，然後再以步兵跟着坦克軍衝。穩打穩進，不敢超越窮追。日間外出作戰，夜間株守營房，不敢外出。」於是，他對症下藥，作一種特殊而能持久的防禦部署。

他命令五十二軍依瑞昌山地形勢，佈成一個棋盤形陣地，按山頭大小分配兵力，每一個山頭都能獨立對三面作戰，利用地物構築工事。主陣地後方，每個山頭控制相當兵力的預備隊，再將總預備隊分開於適當位置。某一個山頭被敵機轟炸了，大砲轟擊了，就是被進攻的訊號；防守部隊與左右相連的山頭守軍，都要準備作戰。

因為日軍照例日間攻擊到黃昏就收兵，夜間龜縮不出，所以關麟徵命令防守部隊只要死守一天，夜間退出陣地後方為預備隊，所有防務由原來的預備隊接替，漏夜整備陣地，準備第二天白天應戰。他以五十二軍的三十幾個營，用此車輪戰法，輪流防守。

如有一個山頭遭到正面攻擊，則兩側山頭的朋友軍向敵側射。縱然一個山頭被突破，則兩側守軍與後面的預備隊齊出，使敵軍鑽進到口袋之中。再以軍團砲兵集中轟擊，步兵三面夾攻，將其殲滅。

由於他部署周密，出敵意表，所以來犯的日軍每天遇到的都是新接防的生力軍，攻擊十天，寸土未得，傷亡慘重，曾在廣播中承認：「我皇軍在瑞昌附近，遭遇到最強勁之敵。」

日軍增兵猛攻，五十二軍奮戰不懈。關麟徵患惡性瘧疾，病倒戰場，仍然躺在擔架上，抬到前線督戰。所屬張耀明、梁愷、趙公武、張漢初等軍師長，也都夙夜不懈的挺在前線，與士卒共患難甘苦。在旺盛的士氣下，發揮戰力，堅守各山頭將近一月之久，日軍始終未能突破。

後來因為傷亡過大，急需整補，乃奉令移防，調往湘北整訓。當他撤退途中，却又奉令以軍團長地位，臨時指揮甘麗初軍、方天師、杜聿明師的一部，十五榴彈砲一排，和若干游擊隊，留在金牛設防，掩護武漢大軍和倉儲的撤退（廿五軍仍照原訂計

劃開赴湘北)。

這些部隊大都作戰很久，殘缺不全，而命令上負責防守的正面，長達一百多公里，因此在戰法上不能襲用陣地戰死守那一套，而必須另想辦法。

首先他與上級聯絡，了解作戰任務，是遲滯日軍一個星期，確保粵漢鐵路湘北段的暢通。於是他針對日軍先用飛機炸，再用大砲轟，然後步兵進攻的慣性戰法，想出一種化整為零，逐步遲滯的戰法。

他將防守的正面，向前延伸十多公里，加長縱深，凡是較大的山頭，都配置兵力；但不是整營整連的陣地，而是以班為單位的若干小組。這些小組看到日軍來了，老遠就開槍，引誘日軍採取先用飛機再轟大砲那套戰法，將炸彈、砲彈浪擲在並無多人集中的山頭上，耗費時間。等到日軍步兵爬到山腰，我軍的散兵小組才退到後面或側面的山頭，再如法炮製的見到敵人先打，等到日軍上了山頭，我一〇五榴彈大砲又轟了過來。這種見了敵人就打，而不是見了敵人就跑的戰法，使敵軍莫測高深，攻擊行動也就緩慢了下來。他以此戰法，節節抵抗，終於以最輕微的傷亡，達成遲滯敵軍行動的任務。

指揮若定長沙大捷

武漢撤退完成，關麟徵也奉命撤往湘北，因功升任第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指揮張耀明、陳沛、夏楚中三個軍，坐鎮湘北。

不久，日軍沿粵漢鐵路線來犯，分兵兩路：

一路由通城向麥市與長壽街進攻國軍的右側，他派夏楚中軍迎戰。一路以主力由岳陽正面南犯，他派張耀明、陳沛迎戰，力戰數日，將日軍阻遏於新牆河以北，不敢再犯。

儘管遠在長沙的張治中，把日軍進攻新牆河當做新河，而倉皇失措的搞出火焚長沙、三顆人頭萬古冤的慘劇，關麟徵却乘敵軍不敢再犯的空暇，鎮定而積極的運籌帷幄，偵察地形，訪問官兵，召集會議，規劃工事，將他研究的「棋盤配備」，令各軍師構築山地與村落的防禦工事；並且還在汨羅江修築第二線預備陣地，嚴陣以待敵軍的來犯。

民國廿八年九月，日軍集中十萬之衆，分三路進犯長沙。左路仍由通城向長壽街進犯我軍右側，正面仍由岳陽南下，進犯我新牆河陣地；右路則出奇兵，由飛機、軍艦掩護，利用洞庭湖水路，在營田登陸，迂迴我軍左翼側後，來勢凶猛。我軍右翼由夏楚中軍、正面由張耀明軍憑既設工事抵抗，力殲來犯之敵，主陣地始終未被突破。惟有左翼陳沛軍的羅奇師，在強敵海、陸、空猛烈奇襲之下，防廣兵單，萬難支持，有不得不退的苦處。

關麟徵據報後，即着手退到汨羅江南岸既設的第二線繼續抵抗的部署。為免撤退倉促，步調紊亂，為敵所乘，特別下令羅奇務必死守，雖戰至一人，在未獲撤退命令之先，絕不可退。羅奇了解他的決心，一面轉達死守命令，一面親赴前線督戰，終於穩住陣脚。張耀明的中路軍得以安

然撤調到汨羅江防線，右路的夏楚中軍也能不辱使命的力拒來犯之敵，而奉命來援的李覺、彭位仁、歐震三個軍也已先後到達湘北，歸關麟徵指揮。

正當他計劃如何運用六個軍廿萬人的優勢兵力，反擊日軍之際，戰區長官部已策定誘敵深入，側翼反擊的戰略，指示機宜，下令他全軍後退。這是一個大場面，主要的關鍵在如何使廿萬大軍退得有秩序、有計劃，不被敵人所乘，以及如何確實掌握已經退却部隊的行踪，而有利於此後的轉移攻勢。

於是他事先擬定好轉進部署計劃，分配好各軍的退却路線和每日宿營地區，除了少數掩護部隊外，大部隊於夜晚一齊後退。並且規定層層節制辦法：轉進途中，各軍司令部的位，由總司令部規定，不得擅自改變，到達後，先與總司令部取得聯繫；各師、團位置，由軍長規定，到達後，先與軍長、師長聯繫，以發生如手指臂脈相通的功能。

十月二日，當他的集團軍司令部轉進到長沙附近撈刀河南岸的水安市時，忽接奉戰區長官轉達蔣委員長命令，六個軍全部立即向已進展到長沙近郊的敵軍轉移攻勢。

他奉命之後，了解此乃千載難逢的殲敵良機，必須行動迅速、確實、一致，於是除了立即以無線電傳達命令外，並且派專人以快馬傳達書面命令，務必當天到達各軍軍部。

六個軍接到命令，行動一致的從兩翼迂迴，

向敵軍反攻，激戰數日，敵軍全部潰退，遺屍累累，死傷萬人以上，我軍恢復原有陣地，獲得全勝。

關麟徵因功真除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奉召赴重慶晉見蔣委員長，受到盛大歡迎，參加官邸會報，出席文化界與新聞界的幾次歡迎會和招待會，報告作戰經過，陪同他出席招待會的董顯光，讚揚他說：

「雨東，你是我所見的將領中，年紀最輕，最有頭腦的人。」

警備雲南昆明學潮

當日軍於民國廿八年九月第一次進犯長沙之際，却另於當月廿三日進兵越南北部，建立基地，壓迫法、越，以為進攻我廣西、昆明的跳板。十月十五日在我欽州灣登陸，隨即突入廣西，廿四日陷我南寧。我中央除調集第五軍等精銳之師，前往阻遏反攻外；乃再調關麟徵軍前往，鞏固西南邊防。

關麟徵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統轄張耀明的五十二軍和黃維的五十四軍，先駐守廣西邊境的天寶、靖西一帶，以防突入廣西的日軍繼續西犯，南寧戰事告一段落後，他再奉命移駐雲南通往越南的鐵道以東地區，以防日軍由越南入侵雲南。

於是，他在雲南文山設立集團軍總司令部，劃分所屬軍師的防區，發動地方團隊，組織民衆，有計劃的構築國防工事，儲足糧彈，嚴陣以待。

可是，一直等到抗戰勝利結束，日軍並未從此道入侵。因此，自從長沙一戰以後，他始終未能再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抗戰勝利了，他奉命出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五十二軍並且已由越南海道前往東北；本來這是他發揮長才報効國家的最好時機，各方面也深慶得人。可是却因為雲南本身安定的問題，有了變卦。

中央爲了貫徹政令於雲南，有調省主席龍雲赴重慶擔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的舉動，負責警戒地方可能發生騷動的杜聿明，行動上反應過當，引起雲南人的反感和誤會，認爲是受到侮辱，因為關麟徵在雲南幾年，各方面相處非常融洽；於是中央爲了安定雲南，來一個走馬換將，發表關麟徵爲雲南省警備總司令，而改調杜聿明去東北擔任保安司令長官。

他就任雲南省警備總司令不久，昆明就發生一次震驚全國的大學潮。

這次學潮，是中共職業學生和左傾教授所發動，以法幣貶值、物價飛漲、教育人士生活清苦、學校伙食太差爲藉口，提出：「反饑餓、反迫害」口號，遊行示威，張貼標語，攻擊中央政府。

關麟徵的對策：「以和平方式應付，不可給中共製造機會。」他主張學生貼標語，政府也派人貼標語，以標語對標語，以正論闢邪論。由他們去遊行，疲倦了，沒有反應，自然會散伙。

可是，有些激烈份子，立功心切，主張「嚴重打擊，強硬對付。」於是事情鬧大了。

雲南省黨部的一位楊科長，帶領一隊約有兩百人的便衣人員，本來是奉命監視遊行學生的；中途楊科長肚子痛去上厕所。這些便衣人員，因爲多日來飽受學生們猖狂胡鬧的刺激，忍耐早出限度，於是一言不合，就和遊行的師範學院的學生打起來了，一直衝入師範學院，打成一團。這時，不知何人，却乘亂拋出兩個手榴彈，以致死傷學生數人。

另一方面，軍官總隊的學員，也和遊行的西南聯大學生發生打鬥，當場打死一名學生。

關麟徵得知此意外事件，自以身爲警備總司令，萬難心安，於是顧不得在混亂中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只帶隨身副官一人，親往現場視察，安撫人民；並於當晚參加西南聯大召開的教務會議，陳明此次慘案乃是少數不肖份子的個別行爲，與軍政當局無關，他一定追究真凶，調查真象。當時，他正顏厲色的指責那些興風作浪的野心份子說：

「有一些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希望因此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人，其用心是卑鄙的。因爲死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子弟，所以心裏不難過。」

經過他一天一夜的行動表示，昆明的學界人士和一些教授，都認爲此次慘案確非政府所授意，更與關麟徵無關（後來查明係楊科長和一個憲兵少校團附所教唆鼓動，當予法辦）。

可是，中共唯恐天下不亂，却乘此大做文章，攻擊他們的對頭關麟徵是「殺人的劊子手」。攻擊係政府主使的。興風作浪，引起紛紛議論。

他身為警備總司令，一方面職責所在，一方面為政府分憂分勞，避免其他各地以此事為藉口，鼓動風潮，乃對外宣稱由他負責，呈請中央下令處分。並且親赴重慶向蔣主席請罪，申明願意接受中央明令處罰，以息民憤。

蔣主席接受他的請求，予他「停職議處」的處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對他有了「長於軍事，不懂政治」的批評。

不久，中央發表他為河西警備司令。戎馬艱辛，南北奔馳，他有了倦勤之意，沒有到職，向中央請求解甲歸田。蔣主席准他休假一月，返鄉省親。

他返回家鄉，因為戰功彪炳，威名早立，學校教科書上，都有他的名字，所以家鄉人以此為榮，夾道歡迎，萬人空巷。甚至鄉人還抱着孩子請他摸摸頭，造福避邪；求他寫對聯條屏以增榮寵的，更是應接不暇。這種狂熱的鄉情和對英雄的崇拜，使他苦悶的心田，得到相當的安慰。

中央軍校主校有方

不久，他奉蔣主席召見，令他去成都主持中央軍校，他欣然赴任，出任第二任軍校校長（第一任蔣校長已不再兼任）。

當時在成都軍校受訓的學生，有第廿期、廿一期及新入伍的廿二期：分步、騎、砲、工、輜、通訊各科，分駐成都的北較場、南較場、西較場、皇城各區，規模宏遠，比在黃埔與南京時期，更為壯觀。另有設在各省會的九個分校，其中有稱訓練班的，總計受訓的青年軍官，當在萬人

以上，全由中央軍校統轄。

他就職以後，即對學術科的訓練，以及管教育行政上的利弊得失，加以通盤的檢討研究；又前往各分校校閱視察，保留固有的優點，改革缺點。他以為：今後不能在戰場上立功，希望能在訓練軍事幹部上為母校創新制度、樹立新風氣。

他帶兵雖以威嚴著稱，但也注意培養部屬的獨立人格，施行禮義廉恥的教育。因此，他首先「廢除體罰，培養廉恥」。嚴令在入伍期間，禁止官長對學生的體罰，學生有任何過錯，應循循善誘，養成知恥的德性，改用其他方式懲罰頑劣。

其次是「賞由下起，罰自上先」。好像掌握部隊，層層節制，絕不徇情。曾經當眾處罰好幾個不遵規定辦事的將官，以收不罰而行的功效。對於教學方面，他嚴格要求「時間第一」，養成準確的時間觀念、敏捷的動作；以便在戰場上能準確的執行命令，如期達成任務。

對於戰術戰術，他本着自己的作戰經驗，研究心得，大加改革。對各種戰法與工事構築，因時因地制宜的秘訣，口講筆記，曾完成：「抗日作戰經驗談」、「剿共戰術」兩大著述，均頗符合實用，廣為流傳。

人事經濟方面，則主張公平公開，以身作則，賞罰嚴明。

由於他的大力改革，朝氣更為蓬勃。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余漢謀前往視察後，曾表示其觀感說：「看到軍校情形，宛如置身於北伐軍中，使人恢復信心。」

當他在軍校幹得有聲有色之際，中央有意讓

他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去電徵詢意見。他却不願從政，而推薦胡宗南部軍長董釗出任，接替祝紹周，並曾向軍校同學表示：

「自己僅是一個衝鋒陷陣的軍人，不諳政治，也不欲從政，唯願以一己之長，出任軍職，以報黨國。」

民國卅六年七月，湯恩伯就任陸軍總司令，關麟徵發表為副總司令，仍兼軍校校長及設於南京岔路口的陸軍第一訓練處處長。他曾經赴京就任，受到南京的軍校同學的熱烈歡迎。

等到徐蚌會戰失利，大局劣轉，曾有出長「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傳說，但未成為事實。李宗仁代理總統，願祝同任參謀總長，曾發表他為陸軍總司令，而以張耀明繼任軍校校長，民國卅八年他辭去陸軍總司令軍職，前往香港隱居，閉門課子，不問世事，也不參加任何社團活動。

先總統蔣公介石逝世，他由香港來臺奔喪，痛哭流涕，回港後數年，因病身故。

率真剛直明辨是非

從上述的各戰役中，可以看出關麟徵的指揮作戰，對判斷敵情，立下決心，隨機應變各方面，確具天賦才能；確能做到知己知彼、料敵如神、沉着堅定、制敵機先。並且在部隊的行軍、宿營、攻、防、追、退、遭遇等各方面，能憑他的經驗和學識（他曾入陸大將官班受訓，也曾多讀兵書），創造出些特殊戰法，用收出敵意表、克敵制勝的效果。所以曾經是他手下敗將的中共軍頭林彪，也很折服的稱讚他：「關某是天才，從

書本上學不來的。」

可是他卻勝而不驕，也很謙虛。他曾說：

「抗戰中我軍（五十二軍）傷亡殆盡，補充又傷亡，傷亡再補充若干次，回想當年衆多英豪歸我統率，今日萬骨已枯，而獨具盛名，慚愧不暇，實不敢稱能，以往各戰之勝，只不過聊盡軍人天職而已。」

關麟徵人高馬大，紫棠色臉，方面大耳，聲若洪鐘。一位到成都進軍校同學，第一次看到他，就有以下印象：

「熊腰虎背，身材魁梧，是位典型的關西大漢，感而既猛，乍見令人肅然起敬。」

他是個嚴正不苟的人，也是個性率真坦白，不尚城府權術的人。但却因此在抗戰後期與軍界要人陳誠發生無法疏解挽回的誤會。

當我軍部署反攻緬甸之時，任陳誠為遠征軍司令長官，設總司令部於雲南楚雄，轄黃杰、杜聿明、關麟徵三個集團軍。

一天，關麟徵奉到軍政部電令，叫他保薦一人接替已決定調職的五十四軍軍長黃維的職位，他以為五十四軍與陳誠有淵源關係，而陳也是他的直屬長官。於是親自去求見，請示人選。陳誠問他意見，他表示：

「該軍副軍長傅正模，資歷雖深，但不善戰。該軍師長闕漢傑能力頗佳，但才升任師長不久。可否令我的副總司令張耀明先行兼任，經過數月之後，再由張耀明保薦闕漢傑升任軍長。請裁決。」

陳誠笑顏應允，認為這個過渡辦法很好。

他照此意呈復軍政部，不久命令發表了，張耀明兼任五十四軍軍長。

可是，兩個月後，有人向蔣委員長密告「關麟徵大事更動五十四軍人事，以致人心惶惶」。他向張耀明查明，並未更動一人，於是呈復了事。

不久，他又奉到軍政部何應欽部長令：「張耀明因病辭職，請另選軍長一人。」他再向張耀明查問此事，張說：「並未因病辭職。」

因此二事，他懷疑是傅正模搞的花樣。於是向陳誠電呈，如不將傅正模查辦，即准他辭去集團軍總司令職務，但無結果。

他又親自拜訪陳的辦事處長劉仿舟，說明原委，請他轉呈陳長官，保證要張耀明自動辭職，保薦闕漢傑升任軍長；但請予傅正模記過處分，以維持顏面，也無結果。

不久，陳誠由湖北到昆明，他和宋希濂、杜聿明等人親往機場迎接，陪同前赴官邸。他又向陳誠當面提起此事，陳未加理睬。他一時情緒激動，當場發作，痛斥此兩次怪事的原委，並請陳撤去他的職位。言辭態度，超出長官部屬的禮數，使陳當面難堪，宋希濂、杜聿明為之不安。

陳誠受此氣惱，加以胃病復發，乃辭去遠征軍司令長官職位，後來出任軍政部長、參謀總長。

此事，當然傅正模暗中搞鬼的嫌疑很大，但並無證據，而他一再向陳誠表示非明令懲處傅正模不可，却令長官為難。至於出自當面揭穿，辭色激動，實為過份，此乃率真剛直個性之殃啊！

其實，解決此事最好的辦法，就是一面呈明何應欽部長，張耀明並未自動因病請辭，何人假冒，請予徹查。一面稍候時日，令張耀明請辭兼職，保薦闕漢傑為軍長。實踐而言，以真實的行動，化除猜忌。他與陳誠之間的誤會，慢慢為人所知，再加昆明學潮的事件，於是人們以為他是「長於軍事，不懂政治」，這對他的整個名望來說，真是一種挫折。

他雖說與陳誠有此過節，但他却是個明辨是非，有正義感的人。居留香港時日，聽到陳誠在臺灣的種種成就，也相當佩服，而往往現諸辭色。

他不但是威名赫赫的戰將統帥，而且也精研易經，擅長草書。當民國廿八年，他以功勳升任集團軍總司令時，即以草書與黃杰的能詩畫聲軍中，識者以為其勾玄功力，與于右任相比，亦不多讓。晚年隱居香港時，曾書贈朱橋聲一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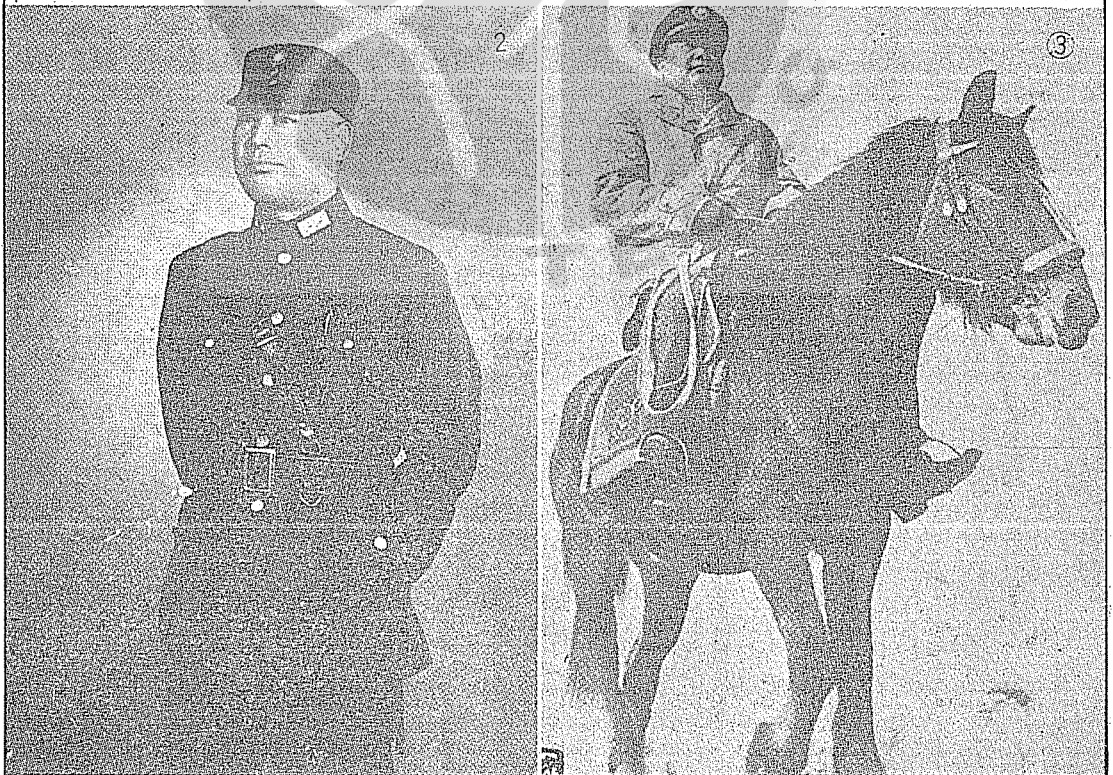
「解甲還初服，常懷楚客憂，憤作董狐筆，正義凜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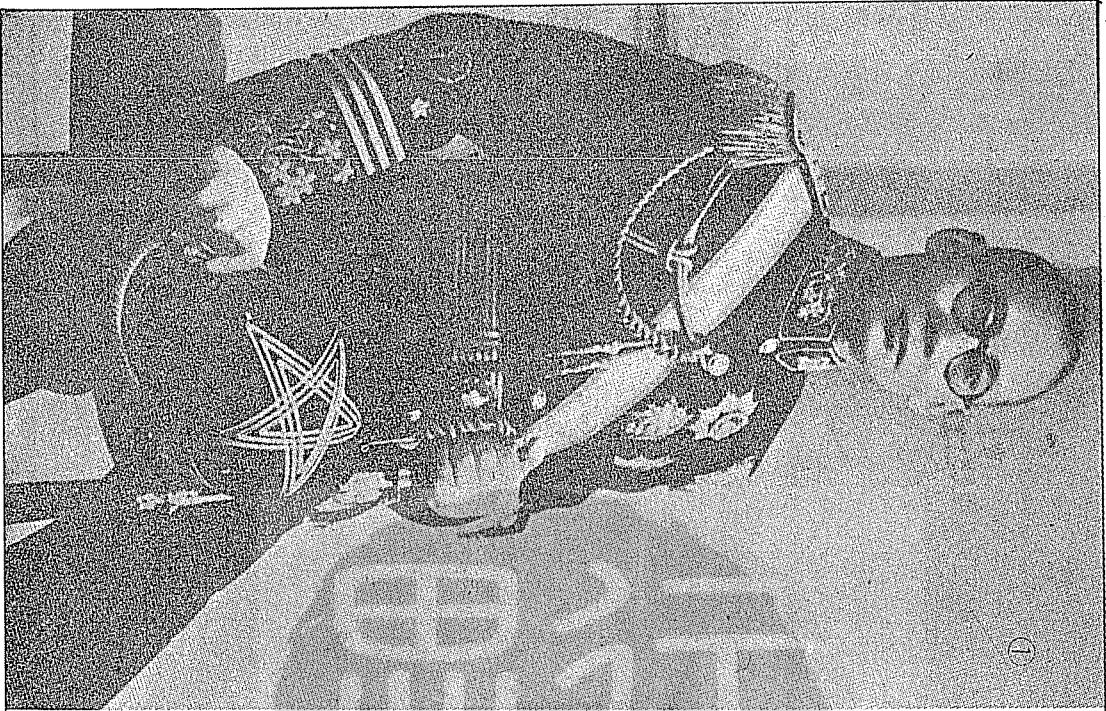
不但鐵筆銀鉤，龍飛鳳舞；而且也是藉此感懷明志啊！（全文完）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 ①民國38年關麟徵任陸軍官校校長與22期留校服務學生合影。
- ②關麟徵任五十二軍軍長時留影。
- ③任集團軍總司令時的關麟徵騎戰馬巡視陣地。





② 任陸軍總司令時的關麟徵。

① 龍雲任雲南省主席時，贈給關麟徵的照片。